

GUZHOU FENGLEI



雷風古州

刘兆榕 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

古 州 风 雷

刘兆榕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钱 治

封面设计:熊 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州风雷/刘兆榕著,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1

ISBN 7-221-05662-5

I. 古...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额头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726 号

古 州 风 雷

刘兆榕 著

出	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 / 排版		贵州煤田印刷厂印刷/志远科技印刷经营部
规	格	850 × 1168
开	本	32
印	张	9.75
字	数	244 千字
印	数	0001 - 1000
版	别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1-05662-5/I · 1230 定 价:20.00 元

序

刘兆榕同志约我为其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古州风雷》写序，作为一个民族文学工作者，我心里感到有几分不安，因为这是根据零星史料重新审视、摒弃偏见与歧视而创作出的历史小说，其序言应由史学家来写更为合适，但我还是感于兆榕同志对我的信任，并认为向广大读者介绍这部民族文学力作，是我份内的事，便欣然应诺了。

《古州风雷》的创作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它首次揭开了清代前期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后的种种社会矛盾，真实地再现了那场发生在黔东南境内的轰轰烈烈的少数民族为反抗压迫剥削、反歧视而引发的英勇斗争。这些斗争在明末清初乃至咸同年间曾风起云涌，并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如米鲁、杨龙喜、姜应芳、包利、张秀眉等农民起义领袖。他们为民族的生存揭竿抗争，英勇战斗，直至最后壮烈牺牲。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英雄，在当地人民群众中早已有口皆碑，世代相传，但付诸文学作品的却凤毛麟角，而刘兆榕同志创作的这部历史小说，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也是黔东南文学史上的一次突破，可喜可贺。

在民族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往往难以把握，而本书在这方面力求二者的有机统一，顺理成章，笔触清晰，折射出作者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包利、洪银领导的苗民起义，从缘起到高

潮到斗争失败，始终贯穿着反徭役、反压迫、反歧视、求生存这根主线，他们一再要求地方官吏真正按照雍正皇帝文告行事，减轻苗疆徭役税赋，真正把他们当成大清子民，但地方同知老爷却变本加厉，肆意敲剥，使广大苗民百姓不堪负重而赴诉上告，当他们文讼失败后，才不得不走上揭竿抗争的道路，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也再一次印证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一真理。包利、洪银和后来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反剥削、反压迫、求生存斗争的一部分，以史实来记述他们的斗争历程，凸现他们的典型形象，歌颂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并以史为鉴，展望未来，正是当代作家的历史责任。

艺术上，这部小说章节安排得体，主线分明，文字朴实，描写生动。斗争层面上至白首老人，下至青年妇孺，通过大量的情节细节描绘和人物性格刻画，塑造了包利、洪银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两百多年前那场感天动地的历史悲剧。最后一章作者还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更丰厚了这部历史小说的魅力，是一部于平实中见崛奇的好作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一块多姿多彩的绿色土地，不仅有雄奇秀美的自然景观，更兼有原汁原味的苗、侗、水、瑶民族风情。《古州风雷》通过朴实无华的艺术描绘，为广大读者及中外观光游客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历史回眸，使人有一种回归自然、反璞归真之感。我作为一个民族文学工作者，由衷地感谢刘兆榕同志为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并借此机会，向广大读者推荐本书。

杨正豪

2001年冬月于凯里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暴雨将临	(5)
第二章 深夜来访	(11)
第三章 收藏秘密	(23)
第四章 表白心迹	(34)
第五章 树下搏斗	(44)
第六章 官兵侵扰	(53)
第七章 拷打逼供	(64)
第八章 挨户搜查	(73)
第九章 关入黑牢	(80)
第十章 伤心归来	(90)
第十一章 幸存文书	(98)
第十二章 早先岁月	(105)
第十三章 议榔会商	(113)
第十四章 赴诉上告	(122)
第十五章 攻守同谋	(130)

目 录

第十六章	蓄意挑动.....	(140)
第十七章	几桩怪事.....	(149)
第十八章	假宣判决.....	(159)
第十九章	露出希望.....	(170)
第二十章	再度受骗.....	(181)
第二十一章	攻打古州.....	(191)
第二十二章	撤退清江.....	(200)
第二十三章	密林避难.....	(211)
第二十四章	阻截官兵.....	(221)
第二十五章	四面进剿.....	(230)
第二十六章	血战突围.....	(243)
第二十七章	押解省城.....	(255)
第二十八章	亲人探监.....	(268)
第二十九章	临死不惧.....	(281)
第三十章	恶有恶报.....	(292)
跋.....		(303)
后 记.....		(304)

楔 子

我们五支奶，我们六支祖。

经过千般难，受过万般苦。

近来到西方，创造好日子。

——苗族古歌

远古的时候，位于云贵高原东南边沿的整个苗岭山区，全是一片绵延起伏的原始大森林，其中沟壑纵横，溪流密布。古称牛皮大管的雷公山耸立其间，巍峨挺拔，气势雄伟，高出云表，它亦是清水江和都柳江的分水岭。这两条江流，犹如两条长龙奔腾其间。然后穿峡入谷，分别汇入长江、珠江，注入东海、南海。

如今，这连绵起伏的山林中已是村寨星罗棋布，鸡犬之声相闻。可是在早先，大约是在秦汉以前吧，人们只在它的边缘上才见到一些苗族先民和楚国移民的村落，而大量的苗族先民是到了南北朝时期，才纷纷从洞庭之滨、沅江流域再度西迁来到这里的。

这些苗族先民原系“雄公”部落里的“五支奶、六支祖”，他们西迁到这里后，即由雄公议榔划定“一支住方先（今古州榕江），一支住方尼（台江），一支住者雄（雷山），一支住希陇（凯里），一支住春怎（炉山），分开而生活”。直到今天这里的虽家、放家、柳家、笪家、勾家五支苗族支系，还基本保持着其先民西迁时所划定的格局。

从地理位置来看，这片苗岭山区虽然自古属华夏内地，历代封建王朝也相继在此设置“羁縻”和土司制度（如早在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李弘节开夷獠”曾在此设立“古州乐兴郡”属岭南道；宋代改称“古州乐墩洞”，元代改为“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先后划属武陵郡、黔中道，直至明朝永乐年间才改属贵州行省管辖）。然而由于山高水

深，江急岩险，兼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作天然屏障，这支苗族先民迁徙到此，就像隐居在一座座幽深坚固的棱堡里一样，历代王朝所推行的羁縻和土司制度，只能在它周围的一些地区实施，而围绕牛皮大箐“方圆三千里”的这片苗岭山区，却被长期“弃之化外”。这些所谓的“化外生苗”，也因此长期以来既不受羁縻，也不受调遣，自然不知有封建官吏的淫威和各种徭役的苛杂。他们一代一代地凭着自己的血汗气力在此开垦种植，随意利用森林中的一切天然财富而不遭任何干预限制。

也许正是由于河谷幽深曲折，山峰重峦叠障；完全与世隔绝，加上居住零星分散，所以苗民们一代一代生存繁衍下来，却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而长期以“结绳记事”、“刻木为契”，随着岁月的推移，就连日常言语也逐渐百里之内不尽相同。他们为了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和内部纷争，虽然也制定出一些“榔款规约”，但这些简朴的乡规民约，当时也只是由一些榔头款首或鬼师头、古脏头们来制定，然后召集全寨村民举行一种叫“埋岩议榔”的仪式当众宣布（即将商定的榔款宣布后，便在一块石头上刻下某种记印符号埋入土里，以成法规，共同遵守）；有时为了防御外来侵入和抵制周围土司的蚕食争夺，同族村寨便联合组成叫“生梭末伦”或“鸡花木鸪”一类的部族来进行防卫；如果遇到大的争战，各部族又再进一步联合组成叫“耶生化兄”或“耶求务相”之类的部族联盟来共同保卫自己的家园。

这些勤劳、朴实而又粗犷、强悍的苗族先民，虽然屡遭周围官府及汉族地主、奸商的欺压掠夺而生性多疑，但他们的天性却十分豪爽、好客，凡是逃避战争或沉重劳役税赋而避居到这里来的汉族兄弟及其他民族百姓，只要真诚相待，都能与之和睦相处，亲如手足。因而周围的汉族百姓历来都把这里视为庇护所，当他们遭战乱受压迫而无以生存时，就纷纷逃往这里，以求比较安定的生活。

其实，也并非历代封建王朝不贪其山林田土，不想奴役这里的百姓而独将此一隅“弃之化外”，溯其原由，一则是因历代王朝的各种社

会矛盾此起彼落,大部分时间精力用于抵制防御外来侵略,对此无暇顾及而长期弃置罢了;再则由于地理自然条件的限制,苗民们刀耕火种,尽管终岁勤劳,即使在正常年景,也只仅能温饱,若遇水旱,便饥馁见告,所以转徙流亡,挖蕨果腹,野菜充饥习以为常。因而历代封建王朝都不愿“费数百万之金,杀数万人之命,以争不可耕之地,臣不可臣之民”。即有奏报苗民抢劫官府及汉族地主豪绅事件,也只是“重则雕剿,轻则追捕,严为防御,不使蔓延,法如是而止”。直到本故事发生前不久,即清王朝雍正二年(1724),署理贵州巡抚印的石扎哈奏称“古州八万地方未归政化,请用兵征剿”,当时雍正皇帝虽表面训谕道:“古州八万亩民虽未归政化,但用兵进剿,震慑苗众,朕心实为不忍,”而实际上他也是在考虑:“纵使日久之后,苗民输诚向化,输纳钱粮,计算尚不及设汛养兵万分之一,然则国家果何所利而为此哉?”

不过,也就在此不久,官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时,因见此千余里“不籍有司,且无土司管辖”,并发觉其中有都柳江可通粤,清水江可达湘、清理归流后亦可增租赋,又再次奏请用兵征剿。至于雍正此时为何准其用兵,详情这里暂不赘述,因牵涉到本故事的缘起,所以有必要交待的是——

鄂尔泰得到雍正准旨“专司其事”之后,便立刻命令黎平知府张广泗率重兵先侵入这里的丹江、八寨(今雷山县和丹寨县)两地,接着派副将张禹谟率全协之兵进驻清江(今剑河县)的柳罗,以资弹压,一面命令镇远知府方显进行“清理归流”,同时委派“通事”深入苗疆各寨游说,如果苗民们同意“受抚”愿归政化,即将丁户田土进行清理登入官府籍册,从此接受管辖,纳粮上税,当夫应役;倘若苗民不服王化,拒抚顽抗,即以兵征剿,铲平其寨。由于一开始就采用武力,给历来较为自由自主的苗民硬套了封建统治剥削的枷锁,自然引起苗民们的不服与反抗;于是便导致了对清江境内公俄,柳利、白索、巫库等寨苗民的大屠杀,连老幼妇弱均不能幸免,后因避居在清江境内的汉

族文人曾文登见状惨不忍睹，他为了救苗民，毅然自缚赴官府军营，声称苗民们的拒抚反抗是自己出谋，张广泗才解除搜杀之令。

在清王朝的兵威和血腥镇压之下，这片首疆内地终于在短短一两年内陆续清理归流完成，同时在此创设了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六厅丞卒”，并专设了一个“理苗府”总管这里的事务，鄂尔泰也随之被封为一等伯，晋升为内阁大学士，而张广泗亦由黎平知府升任贵州巡抚，后再旋升湖广总督。

清王朝完成这片“化外”苗疆地区的清理归流之后，在政治上并未真正实行正常的行政管理，而是曾一度将康熙年间俞益谟在腊尔山区施行过的《戒苗八款》、《晓谕苗人告示》等沿袭照搬过来，并同时在此增设兵总、道标、广设汛营、圉房等，完全采用武力和强制同化的手段来维持对苗民的封建统治；在经济上虽说是为了“辐辏”于苗民，有关苗疆税赋一律“从轻至微”，甚而声称要在此办义学、兴科举，使苗民们能“悉以耕凿诵读为事”，但这一切也仅是说说而已。建治设厅之后，因地方官事日多，兴作之费日繁，加之地方官吏、武弁贪污腐化，蓄奴养婢之风也迅速在苗疆盛行起来。因而苗疆税赋实际不仅一律参照内地体例，甚至较汉族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当时云贵监察御史邹一桂在上疏朝廷说的苗疆自改土、清理归流后“一应劳苦力役之事，皆出于苗。任田畴之耕种者苗也，应官府之徭役者苗也，当民间之佣作者苗也，充富豪之奴婢者苗也”。加上汉族地主、奸商们也都“以苗物为应贱”而尽力欺压剥削，以致有“无苗不富”之说。就连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乾隆，在本故事发生后也不得不承认“苗人纳粮一事，正额虽少，而征之于官，收之于吏，其间经手重叠，恐烦杂之费或转多于正额”。

总之，在当时那种“视苗为异类”，“用其力而不偿其值，利其有而不恤其生”的各种剥肤及髓的重压之下，广大苗民为生计所逼，“乃一发胸中之毒”，于是一场震撼整个清王朝的苗民起义斗争终于在古州苗疆爆发了，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第一章 暴雨将临

从天穹最遥远而模糊的边沿，
直抵九霄的中天，到处都在摇曳，
欲来雷雨的暴发。

——雪莱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初，暮色已降临到云贵高原。顺着牛皮大箐往东南延伸的整个苗岭山区，全弥漫在一片烦热与不安的昏暗之中，屹立在古州厅城周围的山林看上去显得额外阴森恐怖，一团团乌云在它的上面浮动，触到这些林木茂盛的峰巅，在笔架山的上空掠过，然后迅速往西北方向涌去。

暴风雨就要来了。

狂飙支配一切——它支配着天空的乌云，支配着整个山林原野，就连古州厅城中的那些百年大榕树也在它面前瑟瑟发抖。

紧靠西山脚下，被人们称为卧龙岗一带的小山丘上，有一片相传是苗民祖先榜香栽的大枫树，此时却不屈不挠地咆哮着，奋力舞起那苍劲的枝桠与狂风对抗。

狂风急急冲出这古老的枫树林，沿着河谷往四排坡、高表一带安静的苗家村寨扑去。河谷两岸，道路两旁，山坳上以及村寨里的树木都不停地左右摇摆，呼呼吼叫，而吼得最厉害的要算包利家屋前那棵年代远久的楠木树，树下立着的一排排禾槁也被狂风震得吱吱嘎嘎乱响，这一切都被淹没在那棵楠木树与狂风搏斗的怒吼声中了。

这时屋里已点上了灯，光亮从一扇纸糊的花窗里透了出来，朦朦胧胧地照见窗外一个作晒谷坪的小小院坝，透过光亮还隐隐约约地

看到另一幢矮小的木屋静静地伏在院坝的对面，木屋左侧是一排猪牛圈。无情的风暴狠狠地将牛圈上的茅草卷起，然后往上一提，不知撒向何方。

当飓风正在牛棚上卷茅的时候，窗户上出现一个侧影，接着窗子慢慢从下往上开启了些，一个苗家少妇把头探出窗外瞧了瞧，又急忙缩了回去，把窗子关上。

尽管无情的暴风在外面怒吼咆哮，把一切都扰得动荡不安，可屋里却十分安静平和，堂屋的火炉上正蒸煮着明天的小米饭，干透了的五倍子树烧起来毕毕剥剥直响；侧边的内房里，松明在铁架上放出煞亮的光芒，清楚地照见刚从窗户边转过身来的苗家少妇。她身材苗条，容貌秀丽，脸上特别动人的是那双露出真挚神情的眼睛和那笔直的鼻梁，至于身上的穿着打扮，正如一支苗家古歌所唱——

高高的发髻，像锦鸡的羽冠，/宽宽的花袖，像锦鸡的翅膀，/

那密密折折的长裙，像锦鸡的尾羽一样。

紧靠内房的后壁放着一张花床，床上罩着一笼黑纱帐。年轻的少妇从窗户边转回来坐在床头边的一根长凳上，顺手操起一根粗绳，轻轻拉起吊篮，低声哼了起来。

细细麻雀，飞过坡哟，/爹娘骂妹，吃饭多啊……

可是歌声却被帐子里传出的一阵唧唧喳喳和压得很低的嘻笑声打断了，当这笑声抑制不住时，终于脱口而出，像流水般哗啦啦大声笑了起来，女主人叱骂了一声，不过声调听去一点也不严厉：“哎呀，你们不睡，也存心不让细妹仔睡吗？”说罢，她又拉动吊篮重新哼了起来。

细细麻雀，飞过坡哟，/爹娘骂妹，吃饭多啊。/再过三年，我

去了哇。/看你禾谷，剩几多啊。

年轻的妈妈把这支古老的催眠曲不知哼了多少遍，吊篮里的小女孩才心满意足地眯起眼睛，等那含糊呀声渐渐低沉下去最后不响了，她又摇了几摇，才起身悄悄朝床边走去。

此刻，正在床上逗着儿子玩的丈夫也掀开帐子笑嘻嘻地望着妻子。这是一个三十来岁，浓眉大眼，体格健壮的苗家青年，他背后，一个圆脸蛋的三岁孩子也跟着钻出帐外，一手挽住父亲的脖子，一手抓着母亲的衣袖，硬拉扯着要妈妈也上床去，去和他们一块儿嬉闹。

年轻的妈妈似重非重地在儿子手臂上拍了一下，装出一副严厉的样子喝斥道：“你再也不睡，明天就莫想和我们一起到外婆家去……要去就快些睡，瞧，细妹仔都睡着了。”

“哈，好一个睡着了的……”这时，那个当爸爸的起身一把将吊篮拉过来笑道。

显然，吊篮里的小女孩被这一拉又醒了，正睁开眼睛望着爹妈笑哩。

包利将小女孩抱起来举得高高的，随即故意失手落下来接住，在她小脸蛋上亲了一下，再抛上去落下来又亲一下，弄得小女孩也格格直笑。这样连续几次之后才把小女孩放到床上去，动作显得十分敏捷有力。

这时一家人全都聚在了床上，小丫头已睡意全无地和哥哥争着往爹背上爬，往妈怀里滚，有爹妈陪着一块嬉戏，他们简直乐开了花。高兴得像两只小狗，一会滚到这边，一会扑向那边，像这样充满幸福和谐气氛的家庭，却是那狂风无论怎么怒吼咆哮也奈何不得的。

然而，这种幸福和谐也并非轻易得来。五年前，当包利的娘发觉儿子常到其他村寨去游方跳月时，便暗暗高兴起来，她为了抱孙子，早就盼着儿子这么做了，现一旦发觉儿子在找媳妇，怎么不高兴呢？她甚至还嫌儿子迟迟没挑中一个媳妇而嘀咕哩。可是有一天，当儿子告诉她，自己选上的是巫公寨杨柳头家的姑娘，并决心娶她作媳妇时，老大娘就像被一瓢冷水忽然从头淋到脚似的，半晌说不出话来。她万万没想到儿子挑来挑去竟然挑中这家的姑娘。

不错，姑娘是长得漂亮，人也勤快，唱歌更是不用说——跟画眉一样唱得婉转动听。可太娇滴滴啦，老大娘向来看不惯那动辄哭泣

的样子。尤其是一提到那亲家公，老大娘就气短，这倒不是因为他当年硬娶了个逃荒来的客家姑娘作媳妇，而是想起亲家公在清理归流那些年的所作所为她就气恨难平。那些年，官府为了“增税赋”，要把苗疆所有人丁田土统统登入官府籍册，曾经派了多少次人去都没法弄清这深山老林中有多少户人家，多少田土。也不管官府怎么恐吓威胁，谁也不愿把老爷们搜查不到的说出来，大家都存心瞒着，让老爷们自己查出多少就登记多少。可是自从委派这亲家公当了巫公寨的榔头后，他不仅把本寨一些在山窝里的单家独户和一些偏僻冷阴的烂锈田统统向官府汇报登记，就连高表、八妹等其他村寨的也被他供了出来。尤其后来官府催丁派款，拉夫应役，他不仅自己带头，还帮着老爷们挨村挨寨去催派动员哩。所以一提到他，远近一带谁都没一句好话，包利的娘更是一见到他就不舒服，当面骂他是老爷们的帮凶走狗。可是没想到她自家的儿子，一个那么有血性，有骨气的苗家青年，却偏偏去选这个人的女儿作媳妇。

不，老太婆心里想攀的根本不是这门亲，想娶的也不是这么一个娇气的儿媳妇，心想要是包利他爹还活着，也会气得跳起来……

尽管这老太婆满肚子怨言，甚至曾想方设法百般阻挠，可到头来还是拗不过儿子——当包利欢欢喜喜把媳妇带进家来时，她无可奈何地只好让了步。“是罗，桃子落下来，离树远不了，”她指着儿子对客人们说，“真是有根有种，和她爹一样犟得像头牯牛……好啦，愿变泥鳅就不怕雾眼，只是以后别让媳妇把手脚栓往就得啦……”

“不会的，大妈，这决不会的……”此刻，那个天性快乐，绰号叫土画眉的芦笙手杨光雄忙替包利说好话。“昨天我们送去的那只大公鸡，煮熟之后两只眼睛都闭得绑紧，大家都说这是一门美满亲事的好兆头呀，你老人家尽管放心，我保证他俩口子会互敬互爱，像一对斑鸠似的过日子……”

当然，只有这个芦笙手知道包利的心事，又给他办交涉、出主意，还当过他的陪郎，哪还能不替包利说好话，说他们会幸福又美满的

呢？可老大娘担心的根本不是这个，只是当着满屋的客人不便说出来罢了。

尽管芦笙手当时会错了老大娘的意，可他那番预言也总算实现了。不是吗？包利与阿梅从结婚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秋天了，谁听到他俩口子拌过嘴，吵过架啦？包利自己不是常说他的家庭既幸福又美满，而且会越来越幸福美满吗？阿梅也是这样，虽然日子过得贫寒，可她一点也不在乎，整天像浸在蜜里一样，因为她觉得只要有丈夫守在身边，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了。

正因为是这样，包老大娘原担心的事也同样兑了现，怎么不是呢，现在包利整天只顾同老婆孩子在家团聚着，陪着他们一块玩，一块嬉戏，把苗疆种种烦人的事统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甚至连他爹为了保护苗疆的利益，怎样被老爷们害死的也似乎忘得一干二净。如今除了吃新节和斗牛比赛，他平时在男人堆里也几乎难得露面了，别说找他商量什么重要的正经事，就连邀他出去喝酒、聊天或打猎，他也有心无肠地提不起兴趣来。所以整个高表寨的人都渐渐恼起他来，说他完全变了，不像过去的包利了。

是啊，提到过去的包利，完全不是这样？那时候他心里装着的是整个苗疆，自从他爹死后，他就像个寨头人似的，无时无刻不在为大家作想，那时候附近的土司及老爷的奴才们都不敢随意窜到寨子里来行凶欺人，生怕碰着这年轻后生会得不到什么好结果，别的不说，提到他的过去，人们就会想起那些年在小米稻谷快成熟的季节，谁也不用担心那些野猪猴子成群结队地窜出来糟蹋破坏，因为那些年，包利身上不是背着猎枪挎着弩，就是扛着鸟铳带着几个青年整天整夜在山林里转，而且他的弩术和枪法又准，野兽很少有从他手里逃脱的。

可现在不同啦，每到秋收季节，乡亲们就不得不预先在自家的田边地角搭棚防守，倘若空了一夜不去防守，那些快成熟的庄稼准会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叫你连种子也收不回哩。

还有，提到包利的过去，人们总不免想起他在清理归流那年的事来，记得老爷们强行把他心爱的猎枪收缴去时，他气得简直像只受了伤的老虎，要不是乡亲们怕他吃眼前亏，把他死命拖住，他准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用牛刀放倒几个不可。有一次他刚从地里回来，听到一个老太婆向他哭诉说儿子因为脚痛没去服劳役，老爷们的奴才就硬把她儿子给媳妇的定情物——一双银手镯抢走了，他一听连家门也顾不得进就抄小路去追赶，结果硬是把东西给夺了回来，幸好老爷的奴才当时没认出他，只以为是遇到了拦路抢劫的强盗哩。

唉，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包利自从结了婚，有了老婆孩子之后就变得像小羊那么老实了，从那以后老爷们就是多派到他头上一份苦役差事，他也忍气吞声地乖乖服从，最多只在暗地抱怨几句。

所以，现在每当这种时候，包老大娘总是紧闭着嘴，绷着脸生气地瞧着儿子，她心里在抱怨着。要不是娶了这么一个软弱娇滴的媳妇，要不是媳妇老栓住儿子的手脚，他哪会变得这样没骨气啊！有时她哥哥潘仲清从八妹寨来探望她和外甥，老太婆就向她的兄长诉道：“不，他已经不是几年前的那个包利了，一点不像他爹啦，倒是越来越变得像他那岳父了。你想，如今官府老爷们的劳役税赋那么重，天天催粮派款，拉夫应役，不是修厅城就是疏河筑堤，还有建镇署衙门，运糟粮修官道，哪一桩不往我们苗家头上派？眼看大家都被逼得走上了绝路，可他却像没事一样！就他包家祖上留在归襄溪口的十几亩田，前些年才让给几户逃亡的乡亲去耕种，如今老爷们却又要把他们赶走，听说还派人在那里比比划划不知打什么主意哩，可你那外甥连问都不去问一下……唉，自从他爹死后，大家原指望他出来当个头，替乡亲们办些事，看来不肖，他呀，如今心里只有老婆……”

更确切地说，他如今心里只有老婆和孩子，至少他今晚上的表现就是这样——不管外面的狂风怎么怒吼咆哮，就是把整个后山给刮倒了，他也还是只顾一家人坐在床上，与两个淘气的孩子嬉笑……